

朱文公文集

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書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彼此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答呂子約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為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危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若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効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為

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為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躐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凌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漫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此即時習而說之注釋也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為人惜去不盡記其說然覺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辭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之則在已

審問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懼於傳之或差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

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所為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

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
沒矣吾之所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
而後可蓋雖爲之善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
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間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已之意適
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
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
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乎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
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
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熒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斡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
未安熹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
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
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此問於李先生先
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
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
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恕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
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感也謂古今一箇亦得
論氣之本也

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亦善
言天者

李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令子路原
始觀終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死是固然矣未始事

人焉能事鬼思教子路忽於近之病蓋在目今雖曰未
能事人然隱微之間如執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
用其力苟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關畧於
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蓋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
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蓋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則息生
不窮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即形於上者也苟物而
不物則死矣體云者其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必有體
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神德爲此萬物之體
非是先有是物而鬼神之神德又從而體之也物而不物則
死矣此句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寬爲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耳目之精氣魄也口鼻之魄二者合而成物精虛
魄降則氣散魄遊而無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
子答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
陰神也亦可取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
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私好而於
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誨所謂但有先襲之善而
無預誡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忽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中商條繫之糾矣試更思之

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工夫足見爲己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數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既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陋脩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別然脩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較然亦

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物之或不如已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其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蔡之說竟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文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已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父在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親焉故曰可謂孝矣幹旋改移其始止於隱惡諱過本在於愛親駸駸而往易入於私其病固不細然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廢所謂度不可行至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知所以改之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遲浸漸之意味亦非篤於愛親者也

謝方明事祖儉舊看得甚可爲法然李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思存得此心自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且服此藥便自胸次開闊黑白分明若更主張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隘促轉見無進步處父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爲是非

邪正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兼又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穩當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固如此然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昡之光復為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

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出門如賓如此而致敬密察朕幾可以交神明矣事如祔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貴

貴尊賢之道恕於事字未叶此說甚好比喜說尤親切蓋親親長貴貴尊賢之道固

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鬼神之神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

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掩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

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氣即性性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

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

之體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非是

竟者其氣也氣散竟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邪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

則死何者為遊魂玩遊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謂耳目

之聰明為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魄不離魄乃魄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則竟去魄存恐

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魄也程子曰竟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魂亦是此意蓋雖是體

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竟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

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為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丈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之心

此正與元者善之長同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雜孟子指乍見之心為仁之端下即論非

內交要譽而然蓋因乍見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端云者尚端倪倪之謂也覺痛痒則非不仁則覺者所以驗

乎仁有彼我心則為不仁則公者是仁之意思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施而樂山靜壽又乃形容仁之體段也

程子氣類相合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以用之言殊覺有味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而後可以用

工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類皆用工致力之道也要皆當一一斟酌又不散太成支離失其全體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

者體之即見喜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
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
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

答呂子約

承喻專看論語浸覺帶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
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畧蒙聽察不知何
為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
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帶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
不見其味而反以為帶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
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
於此邪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
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
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
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
意雖似專一不啻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
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
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
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
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
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奮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
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功夫刊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
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答呂子約

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偽所以增也發原處

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辭意而察巧令之病
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人者所
為曰鮮矣仁云者獨言巧令之人於仁或幾乎息而不
敢謂之全無也

有所為之說甚善但不敢謂之全無指意畢竟如何幸更
喻及伊川先生解中却云謂非仁也便如此直截說破意
又如何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則程子包傳不習乎一語解之
矣所謂欺於已欺於師想是程子之意但祖偷竊謂傳
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蓋不習而傳則
是中有未盡而與欺人無異也與上文同旨而傳習又
所當省者故專言之如子夏後為莊周之類皆由傳之
有所未習故流傳之久不能無弊觀諸君之謂之全無
可也惟曾子謹其所傳故至今無弊然彼以其富之言
標使者出大門之義說大人則貌之之訓其血脉貫通
皆似有少傷和粹處信乎傳而習之為難也如謂傳非
良傳法之謂蓋在已有所未克則其動止之閒不能
無失尚時習之功有所未至流傳於後豈不有常
所論甚善未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
許多道理且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理向
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
然底道理出來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
也大抵先要虛心為要耳如為無間然一段五字說得其
數之時未有此意如為無間然一段五字說得其
數之時未有此意

李先生之論蓋欲拯世人計較之病大要恐人思前算

援遷就回互入於不誠不直而弗自覺知然人之質稟剛柔不齊則舉其所偏者又恐難一槩論止是要認得此意旨所發而於計較思筭時常常點檢也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疎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

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既濟坎離之合未濟坎離之交故爲下篇之終五行之運獨言水火又謂爲成質何也

陰陽成質水火爲先故洪範一曰水二曰火正家中亦有一段論五行次序說得分明可更檢看數學有乾坤付正性於離坎之說似亦有理

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映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畧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鬼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鬼者在天豈有形質邪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邪

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非光散但爲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爲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

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邪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邪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

或謂雜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

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

鬼神之德蓋甚難知於此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

看得未極分明於此不透故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明道答上蔡語謂向你道有來又恐賢問某討向你道無來你又恁生信得及每每於此思量乍得乍失近因

相識有饋生鷺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貨之則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寃之之意常感於中

無以理却之竟無有也雖曰以理却之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說久又極易惑人但先入者爲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而後有物者邪以此推之則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

此却生別種怪異底病痛也生鷺之論只以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厨之義斷之便自直截

吳才老之論亦是一意然覺得未完吾必謂之學云者謂夫世人不知以是爲學而專以講論爲學也則以學文者謂夫世人不知修其當位之職而徒欲學文也意

各有當言各有指似難以未該備論之

伯恭論得此意甚好謂才老之論不可謂不然但其發處有病耳誠然誠然今日兩端之論恐亦正坐此也但若論文義子夏所說終是倚著一邊豈亦矯枉過直而然邪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高明之意當字如何形容

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

鬼陽也屬天鬼陰也屬地鬼氣歸于天體鬼藏于地是也聚而復散者為鬼聚而不散者為魄鬼非氣也精氣為物者合氣之聚而復散與夫聚而不散言也遊鬼者專指聚而復散言也來教謂體魄自是兩物未能深曉更願詳賜批詢

鬼陽而魄陰故鬼之盡曰散也鬼之盡曰降也古人謂之俱落亦是此義云林少風今以聚而不散者為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為物猶言魂魄為體爾更有曲折

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一語與仁意義如何

此是對下文禮樂而言非專以訓仁之名義也大率前賢語意寬廣不若今人之急迫今人見得些道理便要鑄鑒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近日甚覺前日說得惡模樣也然說得如此人尚不會說不說乎此又不可廢也

答呂子約

程氏葬說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邪

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有此疑者豈非惑於莊生愛其使形者之論邪此異端之言賊恩之大者不可以不辨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以子絕四之旨觀之終未免有我底意思雖與故而不知求者遠甚然其究極似未平正也每解我底意思

五峯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已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

其病之甚矣

主忠信之言後校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堅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傳不習乎據文勢意脉當以明道言為正

此等處義理亦兩通存之可也

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潛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

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既也

夏商損益繼周者亦必有損益蓋氣運升降不容不爾特聖人能因時而不逆之耳

理大槩如此然非夫子告子張之意請更詳之

林放問禮之本歷考程子之言有曰飾實則失實故寧儉又曰儉則實所出又曰節文太過則和那些誠意都不見則儉近本而不可正名曰本也

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公而下之則奢為末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生死者氣運往來之常也異端以有生為幻而謂之無常是不明乎天地之性陰陽之本也

此說固然程子蓋言之矣

每事問程子謂雖知亦問欽慎之至問者問所未知也

問所知焉似於未誠謝氏之說聖人之心恕不如是之意雖知其意味甚深然看得未分明

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

或人謂夫子為鄉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

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愛異處亦須問也

不以其道得去貧賤當如明道說君曰不以其道得貧賤則不去恐君子之心不如是也

明道說意甚密但文義似費力耳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用一原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為用處而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甚善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大槩言人之心如是甚言此

心無時不感而不可以不操也不操則感動於不善而失其本心矣雖曰失其本心而感處即心也故程子曰

感乃心也而程子答心有亡也之問又曰纔主著事時

眈眈以便在這裏繞過了便不見又云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蓋寂然常感者心之本體惟其操舍之

常故其出入之無止耳惟其常操而存則動無不善而瞬息頃刻之間亦無不在也顏氏之子三月不違其餘

則日月至政以此心之常感而易危故也

寂然常感者固心之本體也然存者此心之存也亡者此心之亡也非操舍存亡之外別有心之本體也然亦不須

舌說到此只到朱句處便可且住也

答呂子約

示諭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拾向裏因為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

也近作一文字正述此意錄寄伯崇矣亦屬轉以奉呈也謝說未安者多此類所論孝弟之說蓋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處往往多有此意思且如此章不以

事親從兄為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為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所事而又別起知仁

之想矣往年與正字兄論知言中病痛亦多如此蓋其所授受有自來也却是呂與叔先生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肯待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

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至於近世專門之說蓋亦不必深論其失取其可取者焉可也

答呂子約

時復思繹之義如何長沙說中謂紬繹其端緒又何也又時習專以思繹為訓又何也

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為思繹長沙說不記云何紬繹端緒亦苦無異義也

學即行也所謂所以學者時以行之也意必有在中庸言博學又言篤行則學與行自是兩事

說學之分如何所謂說在心政孟子理義悅我心猶易泰悅我口之意但所謂樂主發散在外朋友之樂蓋亦實見其可樂但此說為發舒耳謂之主發散在外顯明其說

謂之發散在外即是由中而出但樂字之義主於發散在外而得名耳

謝氏時習朋來不愠一章意脉似與本章之旨不貫所謂不必同堂合席謂之朋則於朋來而樂之意似不切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既以不知者希為貴則亦與人不知而愠者相去只一間耳非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謝氏說多類此大抵過於高遠也

孝弟為仁之本程子謝氏之旨如何程子謂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蓋以本立而道生也謝氏謂知此心則知仁蓋以自是而仁可見是固然也却恐非為仁

自孝弟始之意

只當從程子說近年論者多欲設為機械以求知仁其原蓋出於謝氏且若如其說則其事親從兄之際心亦不專於所事矣

明道論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而又論守身守之本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為仁之本此意如何

明道因論事親又推本守身之意以明必如此然後為能事其親乃所謂孝子成身之義

其為人也孝弟自然和順慈祥豈復萌犯上之心況於為過理亂常之事乎此蓋深言孝弟之為順德而入道之根柢也自是而積習著察則為仁之道自然周濟充大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非過情達道之小仁也故曰本立而道生而又贊之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若夫仁民而推親親固曰無本然所謂仁民者亦必有甚不仁者矣

自仁民而推親親本不足辨然亦不必言必有甚不仁者巧令鮮仁尹氏之說為完程子直指為非仁何也詳考程子辭意蓋直指脩飾之為非仁欲學者深知乎仁與不仁之分故他有所未暇論也昨領來喻謂程子如此直截說破恐是此意否

程子固是直指脩飾之為非仁而聖人本意初亦不兼持養者而為言也但聖人辭氣舒緩程子恕人不曾更向巧令中求其少有之仁故如此直說破耳

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而不及傳不習乎一語何也前雖求教謂已義釋之今却未曉

程子說傳不習乎是不習而傳與人是亦欺人之事故以忠信舉三省此句須更思之與謝氏孰長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泛愛親仁蓋為弟子日用出入之實職曠此而徒區區於文義章句間抑末也程子謂非為已之學意蓋如此然必曰學文者誠以未能著察而品節等差重輕緩急不得其宜則或有所害以此見周伯忱之說甚當謝氏盡孝盡弟以及乎親仁成已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看得學文頗輕而說得入孝出弟之類一節便做成德似非本旨意

脩弟子之職固所以為已然博學於文以明義理之歸亦為已也洪慶善說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此意亦好

道千乘之國政與道之以德道之以政之道同道猶導也與齊治之義別敬事而信以下或以為五者或以為三者當從何說程子釋此章謂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非小乎此也政以今之諸侯所以導其國者不能如是也然否

分別道齊二字甚善此章當為五事然先後相因不可相無則亦一事而已程子之言固非小此蓋以其畧故其言之若不足耳

程子謂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又謂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因此得求仁之方要須是從克己入程子論孝

路顏淵言志一段可見蓋喜怒哀惡之偏頃刻胡越霄壤之判如何得氣脉通貫本末連屬每覺於至親上尚有物我處多况於他人乎直須是由身至家由家至外檢察消磨漸漸融通則庶乎仁矣前輩謂公近仁變屬仁而魯論所謂已欲立達而立人達人為仁之方而孟子所謂仁者如射正已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反求諸已如此之類皆是欲人之求仁當自克治已私而入學者但當於此下手耳向者所謂以萬善之先名仁誠不親切

論性則以仁為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來喻雖善然非程子立言之本意也

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

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慈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

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縵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顯者之相拌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向來所喻數條亦皆窮理之要今承喻及有不曉毫髮之語此又范太史所謂小其所知以為不知之弊竊謂莫若因其所知者玩繹而推廣之自當有味不可捨此而別求恐轉益荒遠而終無得也此類猶是好高之病不可不警

答呂子約

示喻縵縵具悉但泛說尚多皆委曲相合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為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又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答呂子約

所喻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為兩物而君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今皆

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鄙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為他說所搖復為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為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來書所喻程門議論鄒意正謂如此此或問之書所爲作也但摘據前賢深負不韙之罪耳管仲之喻甚正但以夫子之言考之恐無此意程子之意蓋欲主張名教而以爲夫子許其不死却不如以爲存而不論之可畏也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已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鄒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已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比轍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

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舍胡慝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暗支離了所謂欲窺而反疎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實見處也太極諸說亦未見端的處又所謂萬化未嘗止息者是矣然却爲甚於復然後見天地之心邪請更下此一轉語如何如何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原憲一條似於鄒意有未安者而來書云云友蔓繳繞只如舊日更望詳細思繹勇猛掃除廢於正大光明之域有進步處也

答呂子約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全無本原根柢則未知吾之所恃以爲本原根柢者果何在邪幸更思之復以見教

答呂子約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

理會之爲愈且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
理如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則

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邪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
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
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
義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
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
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已
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
靜處及說韓若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
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話前此已屢聞之恐今
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
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
不謂子約亦作此見爲此論也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
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森巧之病雖云人之
情偏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
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
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
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
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邪
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
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
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大事記尚有
第十一卷半卷未寫今附元冊去幸爲寫足附來不煩裁

截葉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看論
張陽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答呂子約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
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
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
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
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
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
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
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
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
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
請本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
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
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
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
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
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
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
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
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
前此只恐未必史還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狹體樂動
化之摧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

懼其有千里之謬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喜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即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泰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強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徵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條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揭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嗷嗷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飲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却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李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識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枉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尚不能管

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惟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畧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真售偽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堦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呂子約

熹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今年病軀粗覺勝前時但心目俱昏不堪繙閱深以爲撓耳所喻向來立論之偏近日用功之實甚慰所望兩卷所論皆精義也其間亦有鄙意未合處具之別紙幸更思之或猶未安却更反復極論以歸至當乃佳耳同父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甚做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盡見煩著聖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覓他好處并文中子一併破除一上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復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扣之令錄去此無人寫得也兩書寄引惟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實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若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說在甚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史遷因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爲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

與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佳時也此一等人不能談王說霸然終是懸實謹厚是這一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也兩卷之說今亦不能易紙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平旦之氣以下一節譬喻得不甚相似至以元氣淋漓星斗清潤為利貞之象亦不可曉合而言之一句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為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儻侗真如顛頂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向來鄙論之所以作正為如此中間欽夫蓋亦不能無疑後來辨析分明方始無說然其所以自為之說者終未免有未親切處須知所謂純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著實處也今欲改性之德愛之本六字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萬物皆吾體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則尤不著題更須細意玩索庶幾可見耳求其放心與克己復禮恕亦不可分為兩事蓋放却心即視聽言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是放却心此處不容更作兩節今所論却似太支離也養氣一節只說得程子意若論孟子門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剛只合四字為句以直養而無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縮字下文義字孟子之意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即自然無所愧怍意豈雄豪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

集義者然此章之意則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門庭功夫因此說出來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而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為心而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峯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也孝悌則心下心下則此心薄此意甚巧然却走了孝弟二字親切本意若但如此則只單與兩字亦得不必云孝弟矣此蓋本因立下仁人心也四字要得貫穿許多去處道理又怕惹著愛字故不免有此牽強似不必如此却只成立議論做文字也未知焉得仁文義句讀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說則前所謂不知其仁等句又作如何說耶程子所謂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止是贊數仁字之言非是直解字義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含在內不可便以此為盡得仁字之義也正顏色斯近信矣蓋謂學者平日心不誠實則雖正顏色而不免於欺偽如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故以正顏色而能近信為貴耳亦非如朱示注中所云也論語所記有失無失須見到夫子地位方判斷得今此所論亦侏儒之觀優耳吾人但當玩索涵養以到為期自不必如此預先安排此等閑議論無益於學也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華九五及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為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為他說若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數說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及復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
嘗感族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
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
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
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
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
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
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
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
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
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况以子約平日
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
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
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量然區區之
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
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
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
拘勢馳騁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
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榮陽諸公惜也漢唐
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却無
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王道
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
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

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
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
誤哉陳正己書來說得更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
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
恐所謂抵牾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
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則隱人心之殊程子於
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
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
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
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爲
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
以易傳偏旁贊數之言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
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
答了今承再喻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
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
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
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
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
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
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
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饒有偏重便成
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
而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罷
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